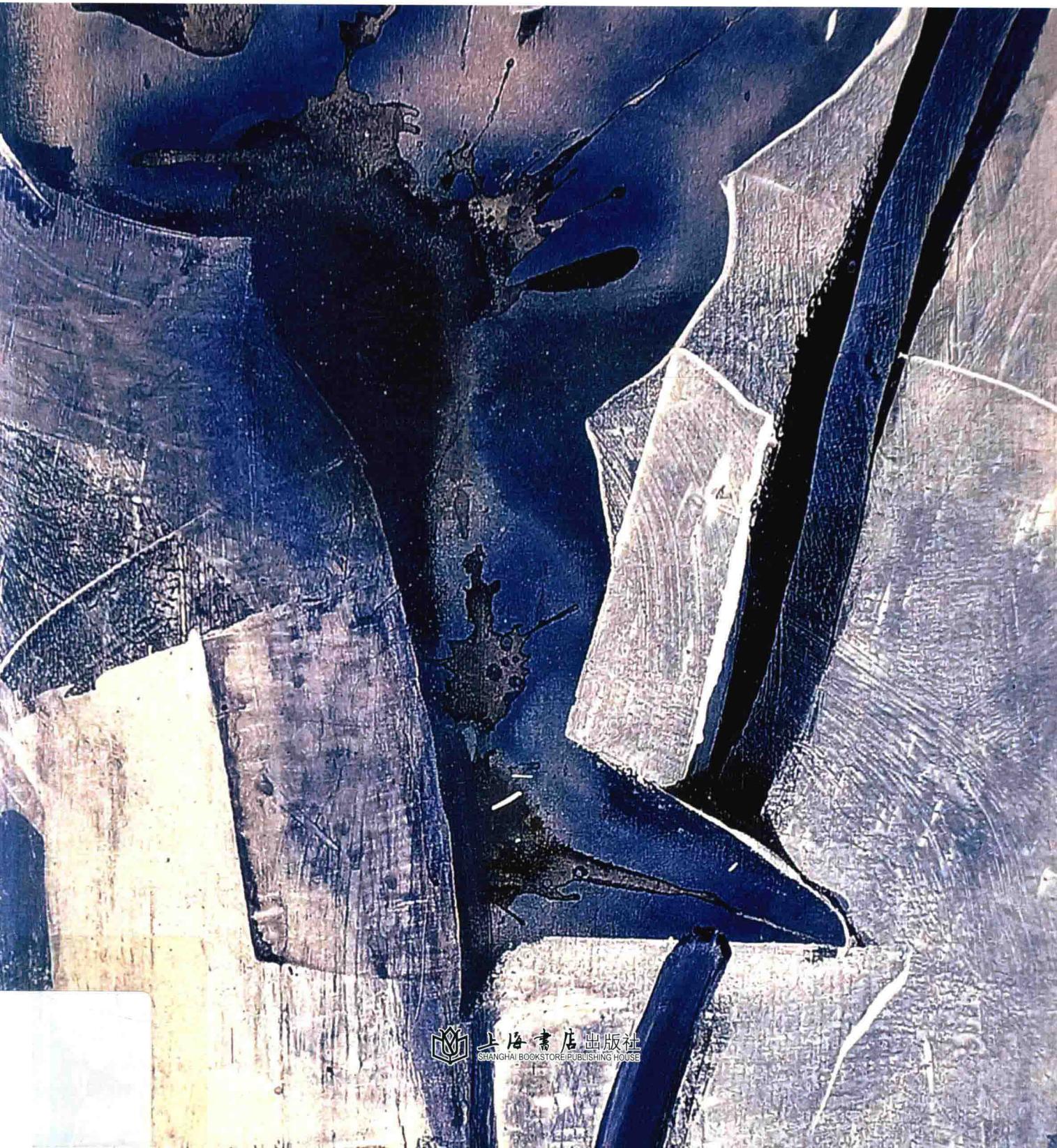


- 自然生长，自由生长
- 耶路撒冷高地上的艺术圣殿
- 发端于上海的洋画
- 童话仙境里的黑暗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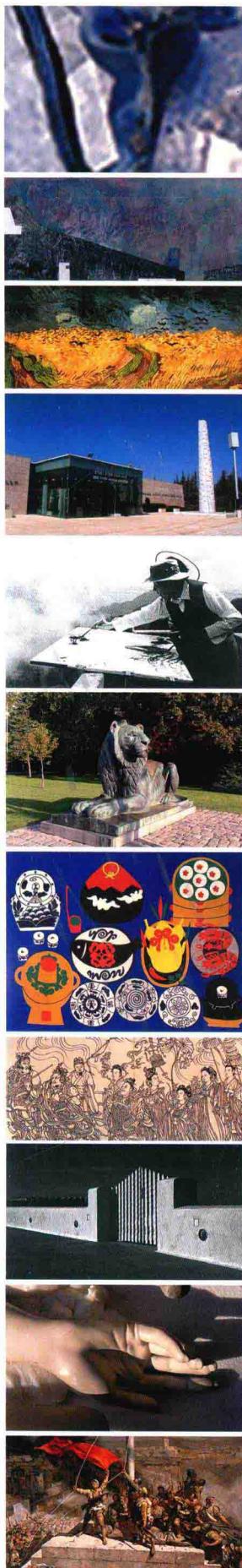
《美术博览》丛书

- 凡·高：《渴望生活》、《文森特与提奥》、《凡·高传》和《梦》
- 农民画和齐白石为什么会打动人
- 历史古城中的“眼睛”
- 大师雷诺阿的阳光正好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CONTENTS 目录



独家推荐 |

自然生长，自由生长——王劼音访谈录
文 / 邵婕 图 / 王劼音 02

一家之言 |

“绘画，我的旅行笔记” 文 / 陈志强 图 / 王伊楚 10

水墨相望 文、图 / 丁国红 16

云表视线 |

凡·高：《渴望生活》、《文森特与提奥》、
《凡·高传》和《梦》 文、图 / 龚云表 20

新意象书画亦道亦禅 文、图 / 邓泰和 40

走进美术馆 |

耶路撒冷高地上的艺术圣殿 文、图 / 朱国荣 44

童话仙境里的黑暗世界——探访瑞士 Gruyeres 小镇
和 HR Giger 美术馆 文、图 / 肖小兰 48

大师雷诺阿的阳光正好 文、图 / 王方柯 52

架上背影 |

百年一粟——刘海粟的艺术之路 文、图 / 王欣 56

发端于上海的洋画 文、图 / 黄可 62

城市观察 |

历史古城中的“眼睛”
——索菲亚城市雕塑随记 文、图 / 容容 66

线下论坛 |

农民画和齐白石为什么会打动人 文、图 / 吴林田 70

脱尽画家之习 文、图 / 大嘘 71

收藏与鉴赏 |

我就像一个不倦的耕夫 文、图 / 孙建明 72

“填白釉”新考 文、图 / 崔玉宝 76

镜头产生 |

洪建摄影作品 文、图 / 洪建 77

何兮摄影作品 文、图 / 何兮 82

艺术家工作室 |

“混乱不堪”与“真实不虚”
——李磊工作室走访记 文 / 少心 图 / 李磊 88

综艺点击 |

与时代同行 文、图 / 李诗文 96

“粉”富多彩
——粉画材料及运用简说 文、图 / 李苏婷 104

弄堂里的“海派”情怀 文、图 / 潘溯 108



《美术博览》丛书

2016年(总第三十三辑)

美术博览编委会

出品人：陈晖

艺术总监：欧冠

栏目编辑：黄炜 吟甫 少心 郁欣怡

特约撰稿：龚云表 朱国荣 黄可
包于飞 王小音 邓泰和

编辑部主任：张天民

美术编辑：董晓栋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黎明路88号

电话：021—64989189 54888223*8030

传真：021—64921387

邮编：201199

电子邮箱：artreview19@126.com

美博在线：www.mei-bo.ne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生长，自由生长：王劼音访谈录 / 欧冠主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8

(《美术博览》丛书)

ISBN 978-7-5458-1344-9

I. ①自… II. ①欧… III. ①王劼音—访问记 IV.
①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5711号

自然生长，自由生长——王劼音访谈录

责任编辑 张冉 刁雅琳

技术编辑 吴放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7

书 号 ISBN 978-7-5458-1344-9/K.243

定 价 38.00元

封面作品：《花卉图谱》

油彩丙烯 140×50cm 王劼音作



懿色

——贝家骧油画新作“记忆”专题展

2016（第二十届）上海艺术博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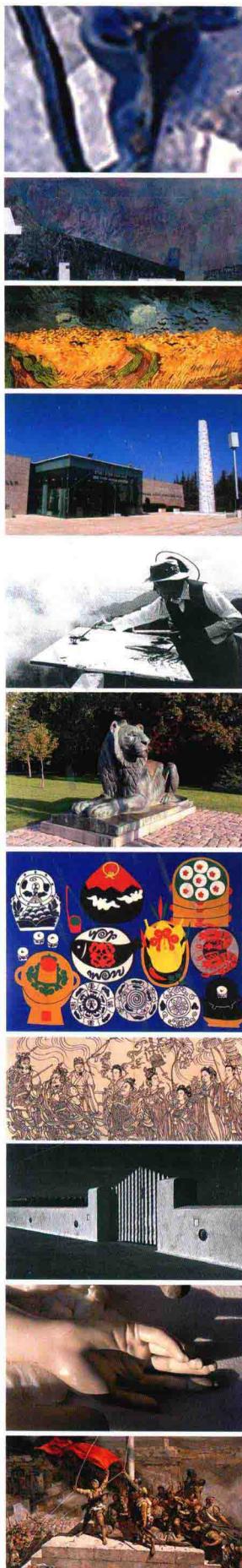
展览地址：国展路1099号世博展览馆（C119-C120展位）

展览时间：2016年11月3日-6日

主办单位：美博艺术中心

协办单位：《美术博览》丛书

CONTENTS 目录



独家推荐 |

自然生长，自由生长——王劼音访谈录
文 / 邵婕 图 / 王劼音 02

一家之言 |

“绘画，我的旅行笔记” 文 / 陈志强 图 / 王伊楚 10

水墨相望 文、图 / 丁国红 16

云表视线 |

凡·高：《渴望生活》、《文森特与提奥》、
《凡·高传》和《梦》 文、图 / 龚云表 20

新意象书画亦道亦禅 文、图 / 邓泰和 40

走进美术馆 |

耶路撒冷高地上的艺术圣殿 文、图 / 朱国荣 44

童话仙境里的黑暗世界——探访瑞士 Gruyeres 小镇
和 HR Giger 美术馆 文、图 / 肖小兰 48

大师雷诺阿的阳光正好 文、图 / 王方柯 52

架上背影 |

百年一粟——刘海粟的艺术之路 文、图 / 王欣 56

发端于上海的洋画 文、图 / 黄可 62

城市观察 |

历史古城中的“眼睛”
——索菲亚城市雕塑随记 文、图 / 容容 66

线下论坛 |

农民画和齐白石为什么会打动人 文、图 / 吴林田 70

脱尽画家之习 文、图 / 大嘘 71

收藏与鉴赏 |

我就像一个不倦的耕夫 文、图 / 孙建明 72

“填白釉”新考 文、图 / 崔玉宝 76

镜头产生 |

洪建摄影作品 文、图 / 洪建 77

何兮摄影作品 文、图 / 何兮 82

艺术家工作室 |

“混乱不堪”与“真实不虚”
——李磊工作室走访记 文 / 少心 图 / 李磊 88

综艺点击 |

与时代同行 文、图 / 李诗文 96

“粉”富多彩
——粉画材料及运用简说 文、图 / 李苏婷 104

弄堂里的“海派”情怀 文、图 / 潘溯 108



《美术博览》丛书

2016年(总第三十三辑)

美术博览编委会

出品人：陈晖

艺术总监：欧冠

栏目编辑：黄炜 吟甫 少心 郁欣怡

特约撰稿：龚云表 朱国荣 黄可
包于飞 王小音 邓泰和

编辑部主任：张天民

美术编辑：董晓栋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黎明路88号

电话：021—64989189 54888223*8030

传真：021—64921387

邮编：201199

电子邮箱：artreview19@126.com

美博在线：www.mei-bo.ne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生长，自由生长：王劼音访谈录 / 欧冠主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8

(《美术博览》丛书)

ISBN 978-7-5458-1344-9

I. ①自… II. ①欧… III. ①王劼音—访问记 IV.
①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5711号

自然生长，自由生长——王劼音访谈录

责任编辑 张冉 刁雅琳

技术编辑 吴放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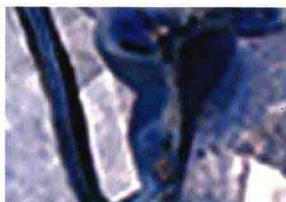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458-1344-9/K.243

定 价 38.00元

封面作品：《花卉图谱》

油彩丙烯 140×50cm 王劼音作

CONTENTS 目录



独家推荐 |

- 自然生长，自由生长——王劼音访谈录
文 / 邵婕 图 / 王劼音 02

一家之言 |

- “绘画，我的旅行笔记” 文 / 陈志强 图 / 王伊楚 10

水墨相望

- 文、图 / 田维红 16

云表视线 |

- 凡·高：《渴望生活》、《文森特与提奥》、
《凡·高传》和《梦》 文、图 / 龚云表 20

- 新意象书画亦道亦禅 文、图 / 邓泰和 40

走进美术馆 |

- 耶路撒冷高地上的艺术圣殿 文、图 / 朱国荣 44

- 童话仙境里的黑暗世界——探访瑞士 Gruyeres 小镇
和 HR Giger 美术馆 文、图 / 肖小兰 48

- 大师雷诺阿的阳光正好 文、图 / 王方柯 52

架上背影 |

- 百年一粟——刘海粟的艺术之路 文、图 / 王欣 56

- 发端于上海的洋画 文、图 / 黄可 62

城市观察 |

- 历史古城中的“眼睛”
——索菲亚城市雕塑随记 文、图 / 容容 66

线下论坛 |

- 农民画和齐白石为什么会打动人 文、图 / 吴林田 70

- 脱尽画家之习 文、图 / 大嘘 71

收藏与鉴赏 |

- 我就像一个不倦的耕夫 文、图 / 孙建明 72

- “填白釉”新考 文、图 / 崔玉宝 76

镜头产生 |

- 洪建摄影作品 文、图 / 洪建 77

- 何兮摄影作品 文、图 / 何兮 82

艺术家工作室 |

- “混乱不堪”与“真实不虚”
——李磊工作室走访记 文 / 少心 图 / 李磊 88

综艺点击 |

- 与时代同行 文、图 / 李诗文 96

- “粉”富多彩
——粉画材料及运用简说 文、图 / 李苏婷 104

- 弄堂里的“海派”情怀 文、图 / 潘溯 108



《美术博览》丛书

2016 年 (总第三十三辑)

美术博览编委会

出品人：陈晖

艺术总监：欧冠

栏目编辑：黄炜 吟甫 少心 郁欣怡

特约撰稿：龚云表 朱国荣 黄可
包于飞 王小音 邓泰和

编辑部主任：张天民

美术编辑：董晓栋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黎明路 88 号

电话：021—64989189 54888223*8030

传真：021—64921387

邮编：201199

电子邮箱：artreview19@126.com

美博在线：www.mei-bo.net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自然生长，自由生长：王劼音访谈录 / 欧冠主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8

(《美术博览》丛书)

ISBN 978-7-5458-1344-9

I . ①自… II . ①欧… III . ①王劼音—访问记 IV .
①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5711 号

自然生长，自由生长——王劼音访谈录

责任编辑 张冉 刁雅琳

技术编辑 吴放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7

书 号 ISBN 978-7-5458-1344-9/K 243

定 价 38.00 元

封面作品：《花卉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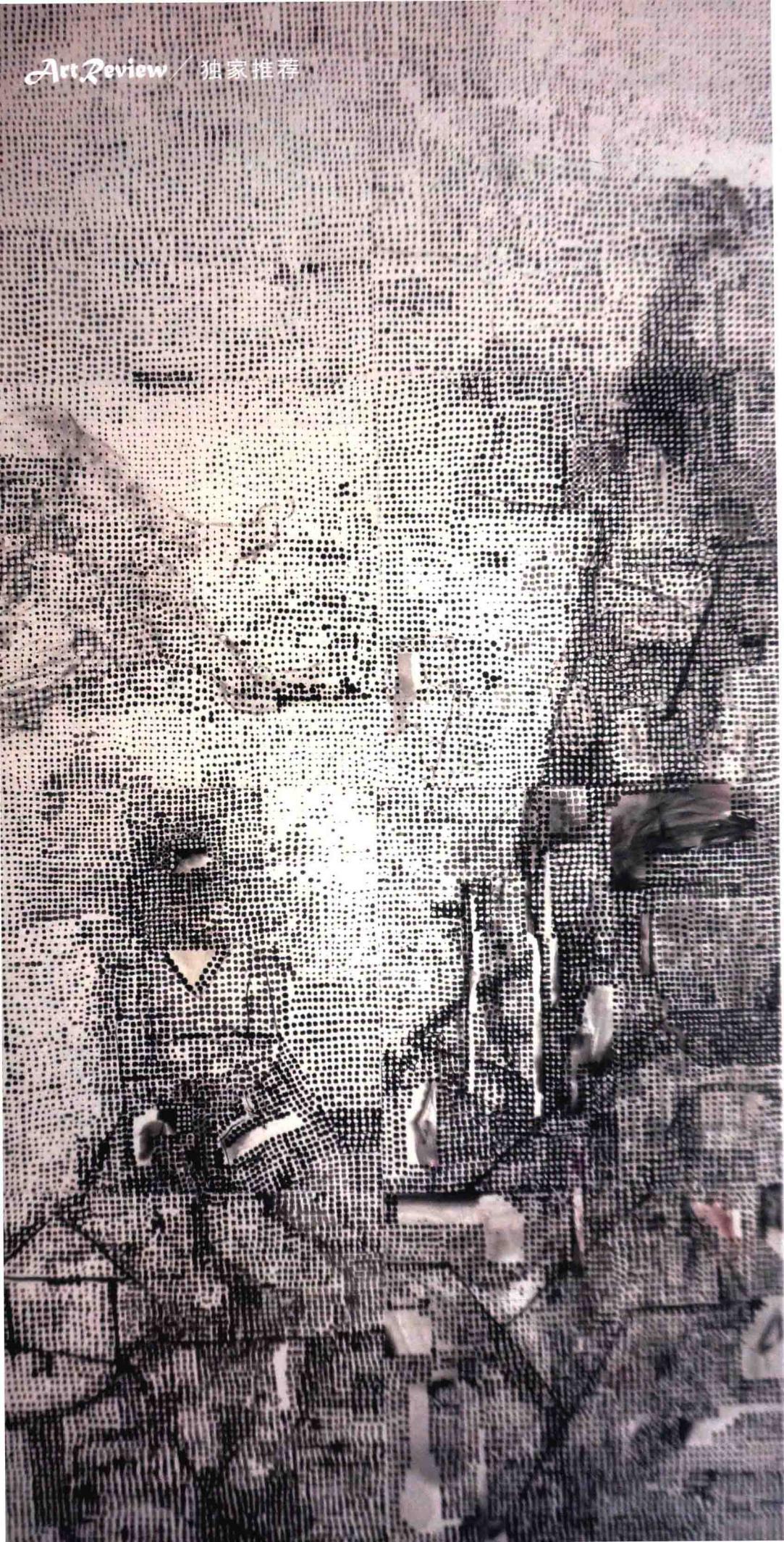
油画丙烯 140×50cm 王劼音 作

自然生长，自由生长

——王劼音访谈录

文／邵婕 图／王劼音

《大山水之一》 水墨 王劼音 作 2009年





《静院》 油彩丙烯 王劼音 作 2009 年

(以下王劼音简称“王”，《美术博览》丛书简称“美”。)

美：刚来的时候就听说您又换了新地方，这个是您换的第几个画室了？

王：之前我在文化广场有一间画室，遇上文化广场改造，就搬到田子坊，田子坊的地方感觉小了点儿，又搬到肇嘉浜路那边，结果那里又要改造，把我们全都赶出来，然后就到了这里。换地方、搬画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美：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会对您的绘画创作有影响吗？

王：我画画只要一间空房间，也没有心思过分装饰它，就这么简简单单，能赶快用就行。

美：很多人看您的作品，感觉到其中的平和、质朴之美，包括您一直提倡“顺其自然”的理念，这些所体现出来的状态恰合中国传统道教思想。您在创作之中是否会受到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呢？

王：年轻的时候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兴趣，记得以前上学

时要求临摹中国画，我纯粹是把它当成一次作业，只要不拿低分就好。一直是这种心态。并且我家里也基本上都是西洋的环境，从不听京剧，都是西洋音乐，跟中国传统文化接触得非常少。

美：你们家有音乐方面的家学渊源，在音乐方面的修养对您的艺术创作有何影响？

王：很多人会说我的画里有音乐的韵味，我自己也不知道，但可能潜移默化中会有影响。我父亲创办上海音乐出版社，这个出版社里面也教学生唱歌、弹琴。出版社在楼下，我住在楼上，所以从小是听音乐长大的。许多音乐旋律我都很熟悉，但我并没有别人想象中的那样，画画的时候一定要听音乐。不过我想一个画家的经历都会在他的作品中无意识地体现出来，并不是有意为之。比如说一个人从小很苦，他会反映出来；他是“富二代”，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流露出来。以前当过兵，被打成右派，或在政治上春风得意，都会无形之中在作品里反映出来，而不是刻意去体现。

一幅画就像一棵树的切片，你可以从切片中看出树的年轮，植物学家还可以从中看出哪一年是丰年，哪一年受到森林火灾，这些



《戏剧人物》版画
王劫音作

都可从这块切片中读出来。但是这棵树并没有有意要把纹路留下来，它是自然而成的。

美：艺术创作本身就是需要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刻意了，反倒不那么生动。各种艺术之间也是相通的，比如音乐有节奏韵律，您画作中的干湿、疏密、浓淡、深浅又何尝不是画面上的“节奏感”呢？

王：这应该是非常相似的。我女儿从小学钢琴，我带她到老师家里去，老师一边跟她讲，我一边在旁边做笔记，然后发现音乐和绘画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老师让我带她去看看舞蹈，因为钢琴弹出来的音是不变的，不像二胡，它是有点变的，是柔软的，而舞蹈里面正有这种软的东西。所以，就算是一首曲子完全正确地弹出来，也未必是好的。

我想这跟画素描是一样的。比如画石膏像，你很正确地画下来，那就是一张照片，其实没什么意思。硬的东西很容易，拍张照片，再临摹，总能弄出来，这种柔软的、无形的东西对艺术来说是最难的。我相信这个原理跟其他艺术门类也是相通的。

美：中西艺术本身有差异，但又有其相通之处。如您初从版画入手，继而涉足油画，接触中国水墨。您是怎么看待现在很多学中国画的学生都会先从素描入手？

王：十年前，我会觉得这很荒谬，国画系要画什么素描。现在又会反过来想，为什么不可以？比如我们有个中国画系，一个工作室不画素描，专门临摹古画；另一个工作室要学素描，要求把人物画得很像，很准，走像蒋兆和、方增先那一路的风格，这也行。把西洋画搬到中国画里面来，多元一点，也蛮好。

美：您自己是否也一直践行这样一种多元风格的理念，将中西融合在一起？

王：我是想做一点人家不做的事情。比如说画油画，画得再好，形很准，但人家都在这么画，我就感觉意义不大，除非我画得跟人家有点不同。我的同事或者同辈的许多朋友，大体是在西方的艺术框架下进行创作，参照的都是西方美学体系，包括现在的学生，学油画的、国画的也是在这样的体系里面学习。我有时候就开玩笑说，现在一幅中国画画得好不好，中国人说了不算，要给老外看，老外说画得好，那就是好；他说不好，那就是不好。现在的评判标准，都在老外那里。然后我就想，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为什么要把它丢掉？这就是我的出发点。有一次有人布置静物，放一把小提琴，感觉很好看，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放一把二胡呢？”所以，我就想能不能跟他们有一点反差，画一点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以前并不喜欢传统的东西，后来一下子变得很在意，主要是去了外国之后，对本土文化更为关注吧！就像你平时在家里，父母亲唠叨很厌烦，等你跑到外面去了，孤苦伶仃一个人，你就会想那个时候很温馨，有父母在身边关照。所以我从国外回来以后自然而然地对传统很感兴趣。

前不久，我看《动物世界》里的一部纪录片，讲北美的鲑鱼在淡水里面出生，长大之后要游到大海里去，但最后它无论如何也要回到它出生的地方去产卵。尽管要游几千公里，途中遇到各种艰难、曲折，它也一定要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地方。我想或许就是有点这种意思，有一种很原本的东西在召唤。

美：就像之前谈到您受家学渊源的影响一样，在这样一种中国



《扬帆》 版画 王劼音 作

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它会无形当中给你一种影响，这种影响复归到文化本身，又是巨大而深远的。

王：我其实很少看中国传统哲学类的书籍，也没有刻意去研究，完全是自发的。举个例子，好比解放前参加革命，有的人是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好头脑去参加革命；有的人是穷得没办法了去参加革命，根本不知道什么马克思、列宁，也不知道共产党，就是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正好有红军来，我就跟他走。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朴素的阶级意识。我就是属于后者。

我是个完全自发又没什么计划的人，没有读书笔记，没有想过今年要看几本书，明年要画张什么画；或是要参加什么全国美展，这个展览的评委是谁，他的爱好是什么；再或者五年里面得个奖或者怎么样……我完全没有，糊里糊涂就这样子了。

美：老子的一个观点，您这样子就叫做“道法自然”了。

王：我总觉得是自己运气蛮好。有时候一个人自说自话的画法，不容易得到别人的承认。有的人很努力，花了很多时间画很多画，未必就能得到别人的认可。比如说画油画，我不是油画界的，我是版画界里画油画，参加全国美展，结果就选上了。或许正逢那个时候

候油画风格开放，也能接受这种新的风格。所以，一个人的运气大概也有点关系。

美：如此看来，这是“跨界”给您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收获。

王：这一点我是承认的。我不敢说自己画得有多好，但我承认我的选择是对的。翻看我的简历，我不是那种很正规的油画系、版画系或者国画系出来的。那么这样一个人有天生的劣势，你没有办法和人家几十年专业出身的人相提并论。既然这样，我就走我自己的路，自然而然地流露，把劣势转化成优势。

美：到最后您就成了无所不能的全能选手。

王：这个谈不上。也可能变成无所作为的三脚猫，其实这条路蛮危险的，弄不好可能谁都不承认你。油画界觉得你这个油画不正宗，国画家可能觉得你这个也不行。

美：但这其实跟自我内心的追求是相吻合的，您就是推崇那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

王：对，一朵花总是要开放，开在城市里，大家都去公园欣赏。



《花卉图谱》
油彩丙烯
王劼音作
2004年

开在深山老林，没有人欣赏，但它也要开。我想我就是一朵花，总要长出来，有没有人看有没有欣赏我就不管了。一朵花不会因为没有人欣赏就不开了，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但是这朵花却离不开大的气候、环境。气候变了，它不能适应，就会死掉。所以我们无法脱离一个当代的语境。

美：在您看来，当代语境下，传统艺术如何体现它的时代性？

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画家都在考虑怎么样当代化，怎么样跟世界接轨，那么比较简单的模式就是把西洋的一套搬过来，因而许多画家都在做这样一件事情：过去画册比较少，好不容易看到一本画册就拿过来，然后就出现了一些模仿西洋的创新的中国画。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画国画的人考虑怎么样西洋化，而不大考虑本土化。反而是那些本来画西洋画，或是搞版画的人对本土的文化更有兴趣。这是个蛮奇怪的悖论。

作为一个画传统中国画的人，倒不一定要去搬西画的具体成果，但是要把它的思想方法、观点，对社会的某种批判意识拿过来，而不是简单地用中国画法去画一张西洋画。

美：看您的创作风格和状态，并没有跟现今所谓的“创新型”艺术格格不入，反而是更能融进当下的状态，并为大众所关注，您在创作过程中是不是也以一种独特的自我表现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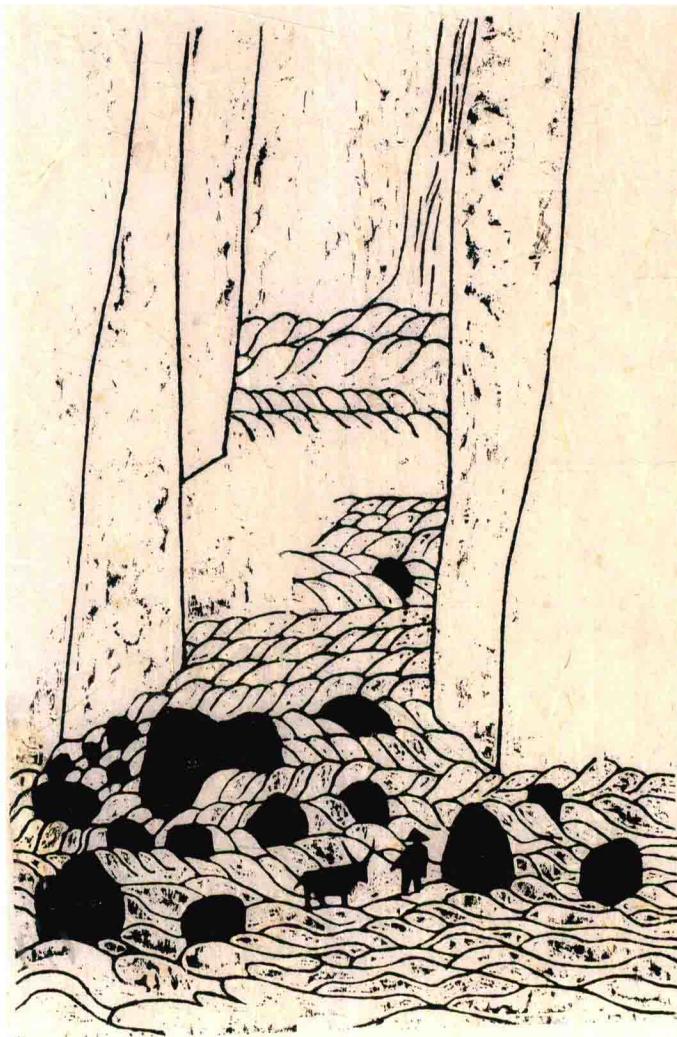
王：有一条，我比较注意世界艺术发展的宏观的脉络和发展方向。有很多人，很努力很用功，但他可能并没有在意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可以搞自己独特的一套，不去管外面怎么样，但这也不绝对。曾经有一篇文章里我讲到张桂铭、陈家泠这类艺术家，他们始终有一只眼睛在看着西方。这就是要注意本专业发展的学术前沿问题，了解一个宏观局势，即便不能彻底了解宏观的状况，也要有点感悟，要融入到当下的语境，知道整体的趋势。不一定要以它为标准，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参照，这一点很重要。

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本质上无法变成一个外国人。同样的，一个现代人也无法变成古代人，无法回到董其昌那个年代。那么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画出来的画就是这个样子，既不是洋人画的，也不是古人画的，就是这个道理。

美：这就要求有一种通融而包容的心态，有自己想法的同时又要适时地去适应一下当下的环境。

王：有的人才觉得自己是艺术家，要全球化、国际化，所以整天在世界各地跑，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但我觉得艺术和科学毕竟不一样，汽车厂设计汽车，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它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和标准。但是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跟科学不一样，这里面有些问题很值得思考。有时候跟一些企业家在一起，我开玩笑说：“跟你们比，我们这些画家没什么用场。”打个比方，上海的画家罢工一天，没啥大关系，你去罢工好了；要是上海的环卫工人罢工一天，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画画的人真的很普通，没什么好自我膨胀的。

那么画画到底有什么用场？我想，一个是挂在墙上好看；再一条，就是教化，起到一个教育作用，比如像历史画、宣传画等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启发人们的灵



《渡》 版画 王劼音 作



《林中小屋》 版画 王劼音 作

感和创造。就像当代艺术，看起来稀奇古怪，根本没有用场，但实际上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它是起作用的，画画其实很容易激发一个人的创作力。所以就启发创作力来说，我们目前还不够重视，更多地是注重教化和美化，而不注重创造性思维。

曾经有老先生建议我远离这些“乱七八糟”的当代艺术。但回过头来想，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一张桌子、一个杯子都跟当代艺术不无关系，没有当代艺术，不会有现在的电视机、汽车，没有这些建筑。没有康定斯基、蒙德里安这些早期的抽象艺术家，没有包豪斯，我们现在的房子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享受当代艺术带来的成果，而你自己可能不在意，还在批判它。当然，当代艺术也有负面的东西，有很多人在里面捣糨糊，鱼目混珠，哗众取宠，弄一点噱头，这些都有。但是它的主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美：在历史长河中，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当代艺术就是要表达一种思想，启发一种灵感。那有没有一个标准去评价它的好坏呢？

王：在我看来，主要的标准就是对社会有没有批判性。当大家都说那个好的时候，我说不见得，也许另一个是好的。当代艺术就是起这个作用。就好像某一个国家议会里面的反对党，虽然反对党时常被质疑，但是有时候需要反对党讲一句话，去启发你思考。

艺术对社会要有一个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应该是艺术家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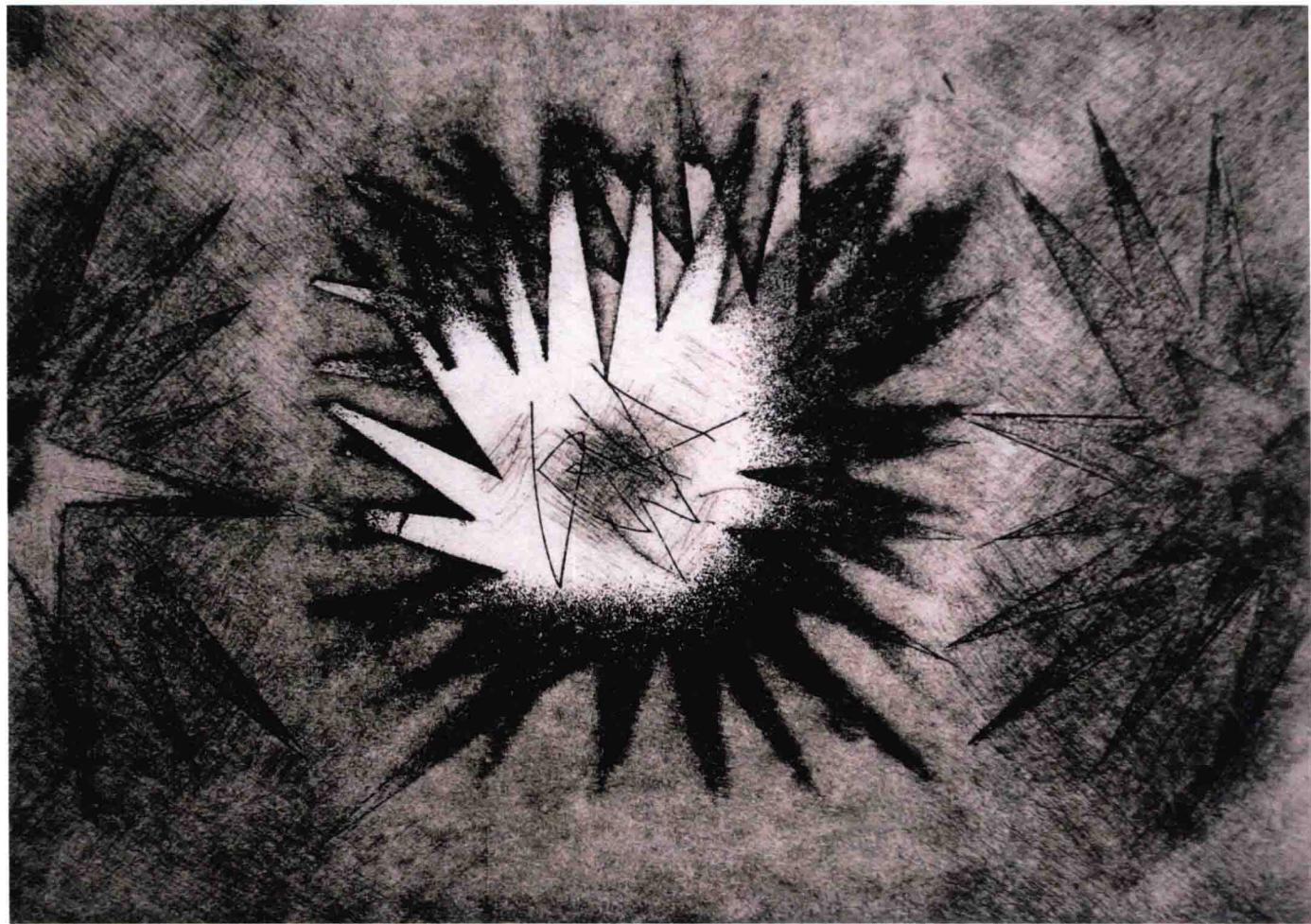
须的素质。比如说在国外，现在的油画、版画不分画种，很综合。那我们国内还要分画种吗？我们分不分画种要参照外国的经验，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而不是简单地跟国外走。所以要有这种反过来想的批判能力。我们这个社会造就的人容易随大流，大家一窝蜂，但是艺术家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美：您之前在维也纳进修过两年，而国外和国内的教学模式大相径庭，国内的教学有很多框架，有很多规则规范，而国外就没有了那么多的约束，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您是更加忘乎所以地创作，还是会思考一下自己的创作模式和创作方向呢？

王：我是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在国外的一年多基本上就是这种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在奥地利的两个学校，一个学校学习油画，一个学校学习版画。但是他们的学校，除了一些基础的技法，助教会给你讲讲，其他是完全不教的。当然像《美术史》、《透视学》、《颜料化学》、《哲学》、《法学》这些课程是有的，我基本不去上，也听不懂。

美：在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教”的情况下，您最大的体会和收获是什么呢？

王：一方面是学会了自由，知道画画是自己的事情，靠别人是靠不上的，没有人管你；另一方面，就是近距离地看到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状况；再一方面，就是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可贵。



《矩形 19》 铜版画 王劼音 作 2004 年

美：之前有老师评价您的油画是“文人油画”，“文人画”是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绘画的一个统称，您是怎样看待这样一个评价？

王：现在这个社会非常金钱化，他可能认为你这个人还有点读书人的感觉，就用了这个称谓，或者气息推究起来有点“文人画”的气质。说“文人”，可能还有一个道理，就是业余作者，“文人油画”其实是业余油画。在过去，文人画画不是他的职业，只是业余。他是当官的，或者官当不成就回到家里聊以自娱，随意画两笔玩一玩，这样状态倒是跟我有点像。

美：“文人画”往往是强调一个人内在气质的培养，反映到画面上就是一种独特的气息和韵味带给别人不一样的感觉，表面上很平淡，实际上妙不可言。

王：有一次我在一个意象油画的活动中接触到一些老先生，这些老先生身上有一种独特中国文化的气质，表面上很平淡，其实内心非常强大，包括他的学问，他的做人，他的知识。我很敬仰这些老先生。

美：没有经过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浸润，可能很难体会其中奥妙。就像和一位外国学生讲中国画，可能更多是直白地表达画面，有一些内在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王：现在很多中国人在研究西方艺术，也是一样，没办法真正进入他们的内里。我想既然无法真正进入，为什么不把我们自己的东西搞搞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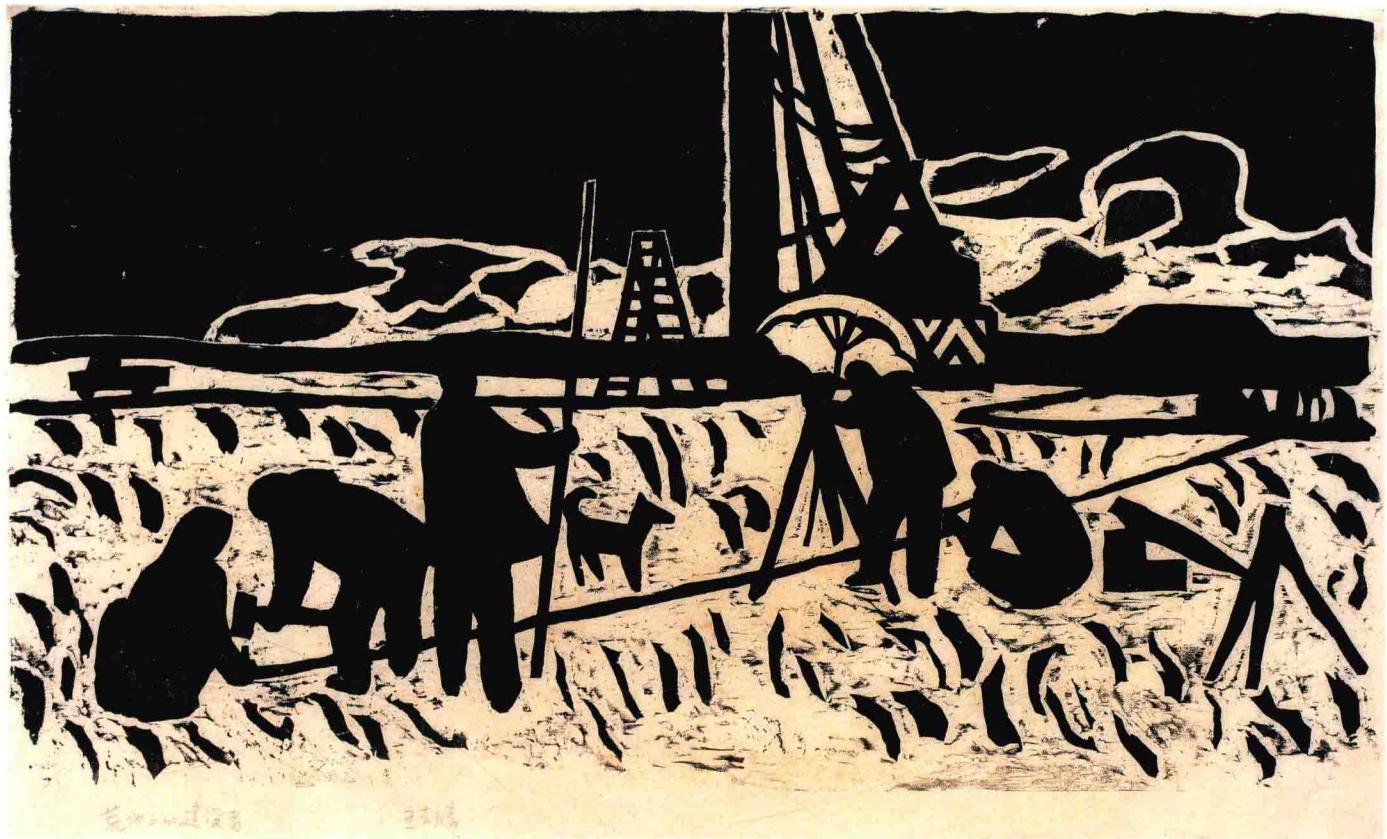
美：您曾经讲过“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在于它的非技术性”，一如齐白石先生主张艺术应“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对于后来者，我们应当如何更好地权衡这种“似与不似”？

王：齐白石的这个观点我曾经觉得很好，“似与不似”很妙。现在的看法倒是有点不一样，我现在很宽容，觉得“似”也蛮好，“似”与“不似”都可以，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假如有个人画得很像，功夫很好，没有必要把他打压下去。就像你们今天来采访我，并不意味着我就是唯一的好，只是采访一个不同模式的画家，让大家知道他是这样一个出身的人，在这样一个房间里面画这样一些画。并不是说他就是上海最了不起的画家，仅仅是介绍一个模式而已。

美：您一开始创作版画，后来接触油画、国画，您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惯性的思维模式，一套属于自己的创作语言？

王：从战略上来说，在中国全盘西化的状态下，我就想做一点尝试，画一点中国的内容，当然现在有这种想法的画家越来越多了，但我并不是为了要搞“民族化”，要跟世界接轨，而是自己内在骨子里的一个追求，几乎是身不由己的。

到具体画的时候，就比较注意画面的构成和语言，我不喜欢很甜美的东西。我觉得上海文化过于细腻、精微、唯美，缺少一点深沉思考和悲剧体验。至于画面的构成、语言，国画、油画、版画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我在这之间转换也没有太大的困难，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杂的人，弄这些东西不会觉得不舒服。专业油画系出身的人要这样玩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困难。



《荒地上的建设者》 版画 王劼音 作

美：您的一系列以墨点集成的画作，最初的创作动机是什么？有没有受到什么启发？

王：我很早就“点”过，当然没有这样大规模，最早是在油画上点。怎么会喜欢上“点”？一个是受到澳洲土著居民人脸彩绘的影响；一个就是中国园林里面常有一些鹅卵石拼接的图案，这个也给我启发；还有跟印刷上的网点也有关系，版画里的“美柔汀”就有点这个样子。大规模的试验是后来到张培础老师的工作室，当时他那里有很多学生画了很多画，不要了，我就去把它捡过来，就在上面加加弄弄，先把最难看的东西点掉，后来一点点一点点，点到最后变成我自己的东西了。我喜欢废物利用，也喜欢改画，改画很有意思。所以创作的冲动可能一开始就是一种改画的冲动。我现在创作常常会先把一块布搞脏，一块白布拿来，先弄点废颜料，眼睛不看，往上面一倒，然后再想办法。

美：古人所谓“屋漏痕”，就是墙壁上出现的这种似是而非的图像，受到启发再去创作，非常自然，和您有点异曲同工了。也是这样一种“戏墨”的生活状态成就了您的喜好和审美吧！

王：这可能跟我在国外游学也有关系。我们中国的学生整天画素描，五个小时，十个小时……国外的学生喜欢捡来一些废旧物品，在上面写写画画涂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学生把旧电话本卷起来，再吊起来，非常好看。他们很喜欢做这种事情，那种思维模式和中国学生的思维模式不同。我大概也有一点受他们的这种影响。

美：在国外没有人会去框住你，而中国的学生更多地是在一定条条框框的学术环境中按部就班，会更注重技术层面，思维模式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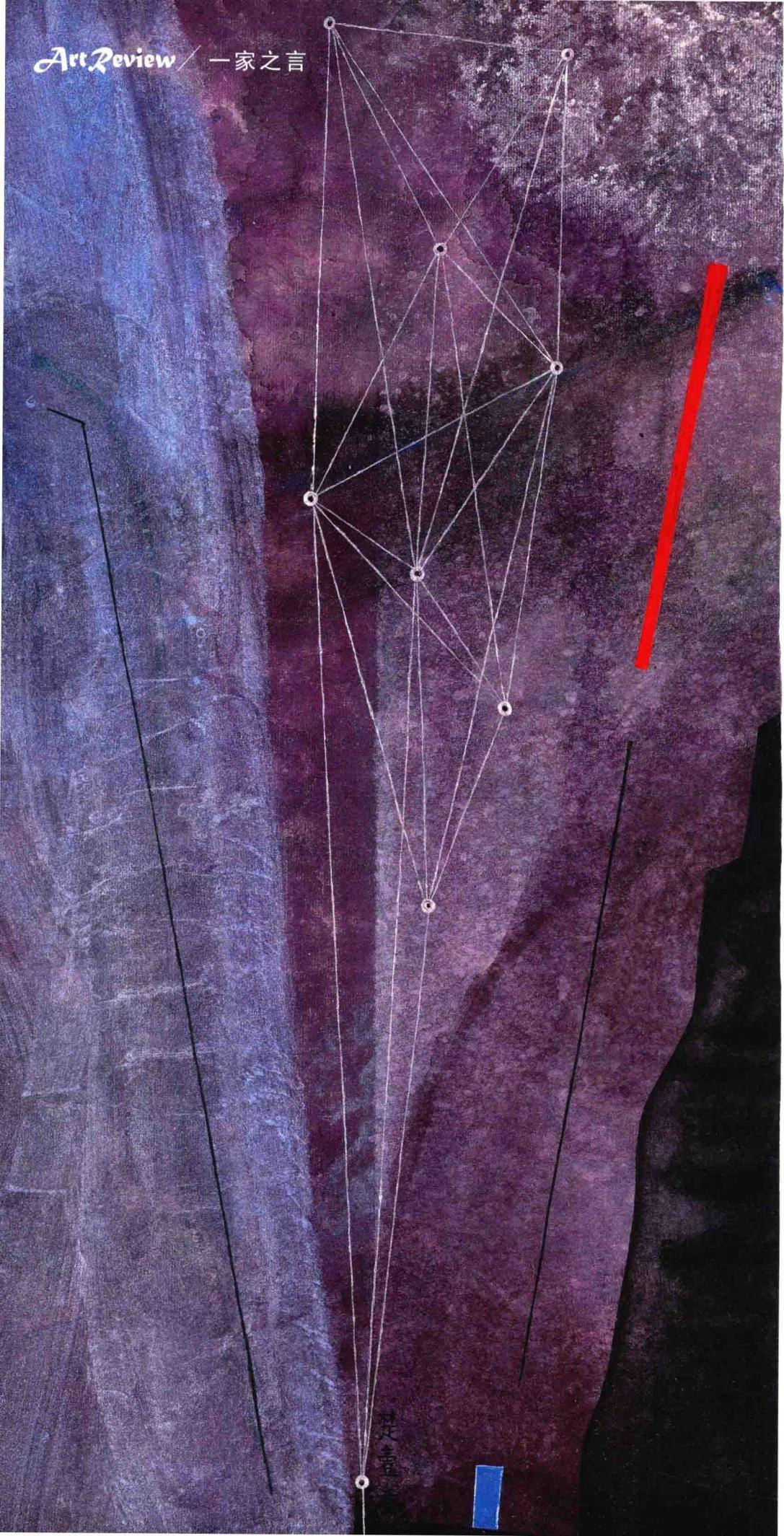
不够打开。

王：学的东西也不一样。我们是学一种写实的技术，把三维的东西在二维的画面表达出来，美术学院就做这件事情。国外的美术学院这种事情已经不做了。所以你看现在的威尼斯双年展，很多大牌的艺术家不是美术学院出身的，有些甚至是理工科出身。

美：相比过去如今我们接触艺术的机会和场合都要更丰富，大家的出发点也各不相让，有的人可能纯粹地因为喜欢艺术而创作，有的人可能为了实现某个目标而努力。作为一个美术教育者，您觉得艺术教育应该要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王：这个很难说。美术学院的教育将来会怎么样，我感觉不仅是中国，外国也有问题的。过去美术学院的教育，目标很明确，培养写实画画的人。因为外国所有小的乡村里面都有教堂，所有的教堂里面都挂满了圣像画，这些画都需要人画，因此就要创办美术学院，培养大量能够画宗教画的人。发展到后来，皇宫贵族家里要画肖像，需要大量这样的写实的人才。那么，学院里面就要画模特，要写实功夫练得非常好，学院派就是这么出来的。

实际上，到了印象派以后，外国人在这方面的需求已经减少很多，而且这个需求基本上都交给工匠去做了。那么美术学院还要如此大规模地培养写实人才干嘛呢？那就培养当代艺术家吧！比如培养出来的学生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等。这个实际上跟现在中国的美术学院的教育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现代艺术是不好教的，没办法教的。现代艺术是冲破规则，教育是要有规则，这个矛盾没办法解决。所以我不知道以后的美术学院应该怎么样，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绘画，我的旅行笔记」

文 / 陈志强、图 / 王伊楚

《天象之六》 纸本设色 王伊楚作 2013年

日前，青年画家王伊楚在她微信的“朋友圈”里共享了一个链接，题目是《一个人旅行教会了我什么？》。她说：“一个人旅行，是向外探索未知，也是向内认识自己的体验。”

2013年5月在上海朱屺瞻艺术馆举办的“粉墨风雅夏至王伊楚纸本作品展”上，伊楚用“宝塔体”书写的自序也是从旅行说起的：

喜欢旅行。

面对各种未知。

看不同的风景，看自己。

只有用心去看，风景才被赋予了意义。

人生本来也是一场旅行。

虽然最后都要回家，但沿途的风光因人而异。

有的人追求壮美的风景，有的人追求平淡自在。

在我的路上，我是一个看客。

不管是风光旖旎，还是平淡如水，我始终是一个看客。

在这场旅行中，缘聚缘散，很多的偶然和必然。

同样地，看风景，也看自己。

我自己，可以有很多定义。

我存在于我的工作中。

我存在于朋友的眼中。

我存在于家人的心中。

我也存在于更多人的想象中。

但是或许，那都不是我自己。

独自旅行的时候，可能是离自己最近的时候。

回头想来，旅行中的种种经历已有些模糊。

正如生活中许多的鲜活细节，已随时光流逝而褪色。

渐渐只留下一些感觉。

这是风景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迹。

而绘画，是我的旅行笔记。

在这里，记录下心中的印迹，并试图接近我自己。



《星空》 纸本设色 王伊楚 作 2013年



全家福 前中为祖父，右为王伊楚，后排右二为姑妈王纪音，中为父亲王勘音

伊楚喜欢旅行。虽然与伊楚相识很早——她是老同学王勘音的女儿，初次见到她时还是头上扎着辫子的小丫头。随着她长大成人，其实与她直接接触并不很多，毕竟是两代人。与伊楚比较熟识和了解还是一起去俄罗斯和英格兰的两次旅行中。

对伊楚来说，弹琴才是她的“童子功”。

出生于艺术世家的伊楚，祖父是上海音乐出版事业的先行者，姑妈自幼学习钢琴，14岁就考入巴黎国立音乐学院，曾是奥地利华裔著名钢琴家。祖父有许多搞音乐的朋友，其中不乏贺绿汀、马思聪这样的音乐大家，家里又有一架现成的钢琴，所以自然而然就为她安排了一条学习音乐的道路。伊楚三岁半开始学琴，然后按部就班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直至在钢琴系取得本科学士学位毕业。

在伊楚看来，在钢琴演奏这条路上，大多数人走不到“金字塔”的顶端，况且自己也不是表演型的人才，所以毕业后到华东师范大学公共艺术教研室担任了钢琴教师，参与筹建音乐系，成为这个系的“元老”级人物。但是，她总觉得教钢琴是很机械的，始终在很浅的层次上弹琴。她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在这个职业上年复一年不断重复直至退休的模样。

这并不是伊楚想要的生活，在她身上，更多地还是继承了父亲王勘音的艺术基因，喜欢创造性的绘画。早在牙牙学语时她就喜欢拿着粉笔在地上涂鸦，即便后来进了音乐学院仍未改初衷，依然喜爱画画。在读大学时甚至还养成了随身带上一个小本子画上几笔速写的习惯。

上世纪 80 年代末，伊楚工作的华东师大离当时还在凯旋路 30 号的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很近，工作之余她经常去父亲任教的上大美院“玩票”画画。一次父亲的同事对伊楚说，你一样在这里画画，干脆到我们学院的夜大进修吧。于是伊楚开始了较为系统的美术基础训练，学素描、学色彩、学解剖、学透视……不过与多数夜大同学读书只是为了混一张文凭不同——她本来就是音乐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她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纯粹是出于对绘画的爱好。三年的美院夜大学习，伊楚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画友，在华东师大艺术系又结交了一批搞绘画的朋友，逐渐进入了绘画创作的“圈子”。随着“圈子”的扩大，伊楚有了较多参展的机会。1993 年她的作品参加了“第一届埃及国际版画三年展”，1995 年做了一次个人画展，1996 年应邀参加了“第 26 届奥地利拉布尼兹画家周”和“第一届罗马尼亚阿尤德国际艺术夏令营”。特别是 1999 年参展“’99 上海青年美术大展”和“都市靓丽——上海新具象油画邀请展”后，初步实现了从音乐家向美术家的华丽转身，生活重心也渐渐从以前比较业余的画画状态转向了绘画创作，而弹琴则仅仅成了她所从事的“职业”。

随着学校音乐系工作的日益繁忙，“职业”与“爱好”的矛盾日趋突出，迫使伊楚比较认真地思考了自己“职业”转型的问题。在自己的努力下，她以音乐系、美术系双重“委培生”的身份报考了本校艺术学院，并被录取为油画家周长江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以后的三年中，伊楚在兼顾音乐系教学任务的同时，修完了美术系全日制研究生的全部课程，成功转型为美术系教师，像她父亲一样踏上了美术教学带动绘画创作的艺术之路。

伊楚依然喜爱旅行。她并不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旅游”，很少在“经典景点”前留下“到此一游”式的POSE，即便是与我们一起参加团队旅游，她也会在规定景点外“开发”出新的景观，因为她深知，“只有用心去看，风景才被赋予了意义”。在中东旅游尚未形成市场时，伊楚就与几个朋友一起去约旦“自由行”，因为她坚信，“独自旅行的时候，可能是离自己最近的时候”。

2011年9月，伊楚经过努力获得了一个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在微信“朋友圈”中跟着她的脚步横贯美国本土，成为她旅行的“看客”。在她的“相册”里，依然看不到她在各种景点前留下的“标准像”，更多的是她在旅途中所见所闻，有时是一朵花、一丛草，有时是一幢楼、一堵墙，有时是地上的一只窨井盖、路边的一个矗立的消防栓、湖面上一艘孤零零的小船……这“生活中许多的鲜活细节”统统成了她“旅行笔记”的素材。

2014年11月，应荷兰 Galerie Ramakers 画廊之邀，伊楚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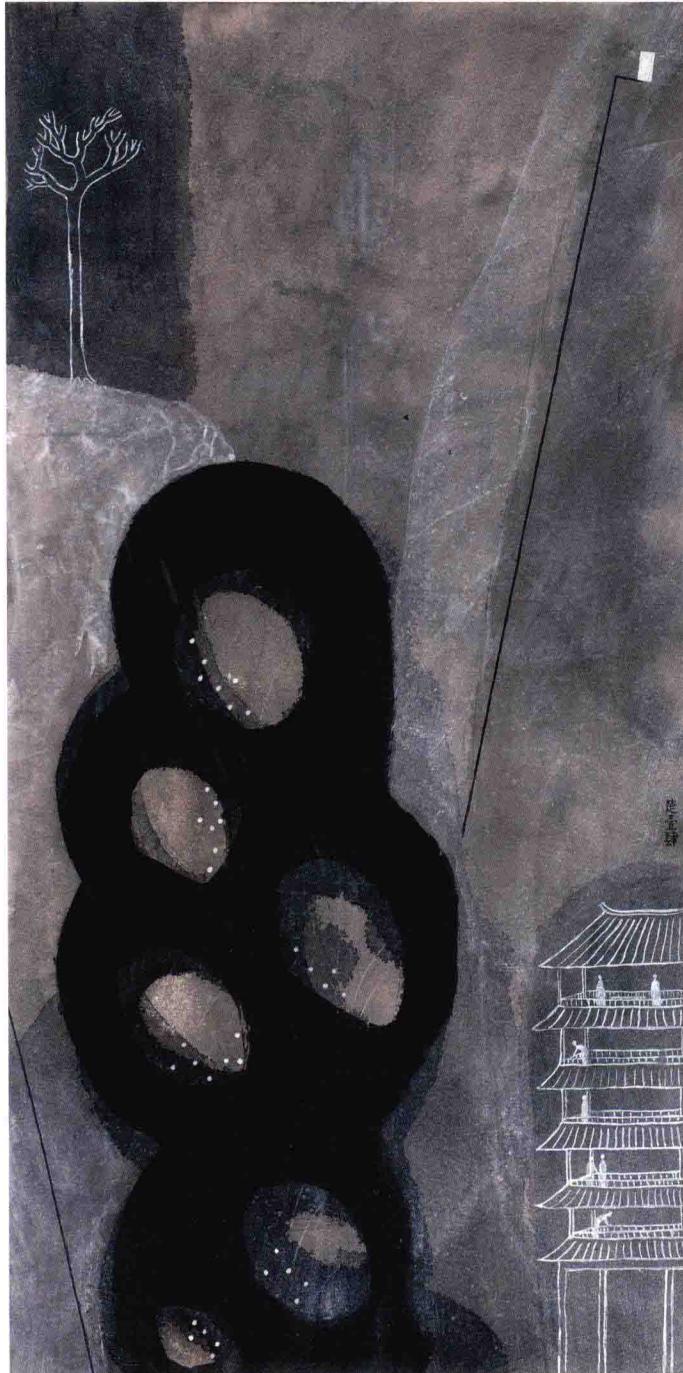
阿姆斯特丹举办名为“Native Garden Mixed Medium on Chinese Paper”的个人画展。同样，我仍跟随着她的微信足迹参观了她的展览和荷兰艺博会，遍游了鹿特丹、Rinks 博物馆、中世纪古城堡Woudrichem 及港口小镇 Schiedam，在她的“相册”中领略风车之国和郁金香故乡的无穷魅力。

提到这两次“旅行”的收获，伊楚说，我这个人比较独立，在陌生的环境下，没有人知道我弹过钢琴，也没有人知道我父亲是谁，我反倒感觉很轻松。完全独立地生活、独立地画画、独立地处理一切事情，在这样独立的环境中，可以更清楚地看清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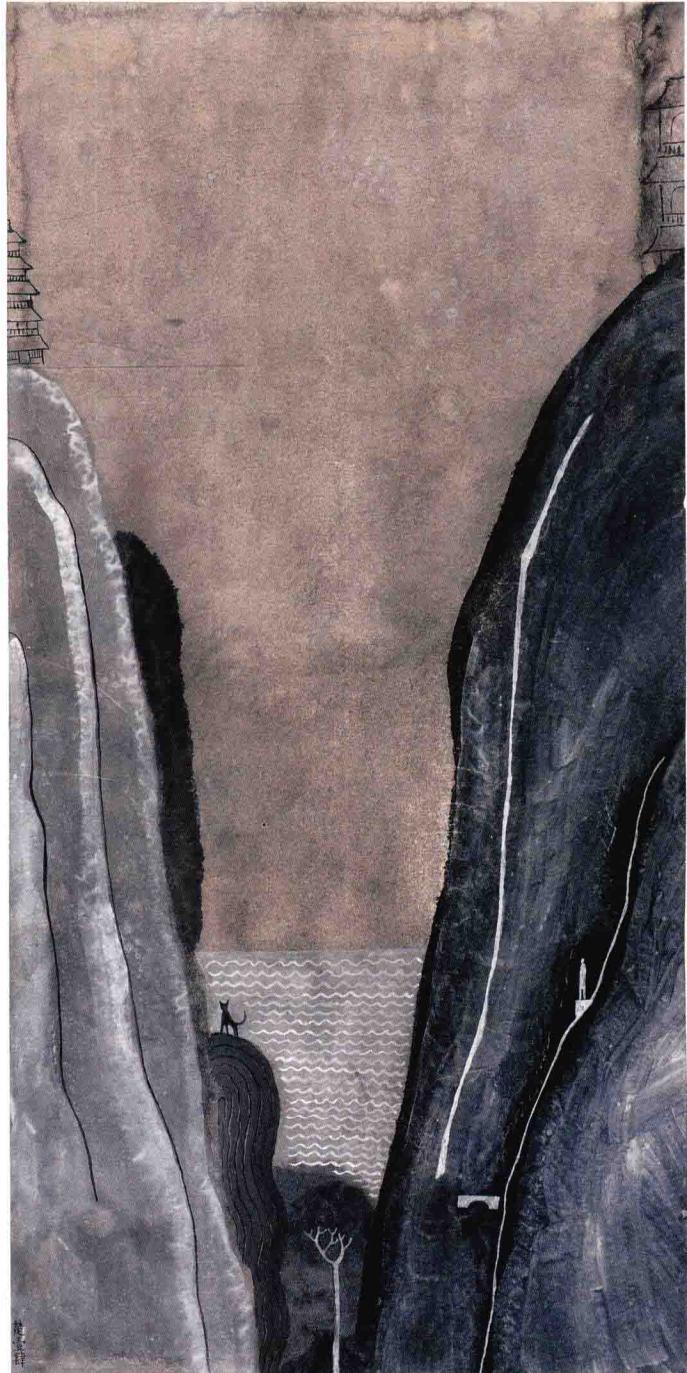
伊楚的一席话引起了我的思索，作为一名接受过音乐、美术“两栖”教育的青年艺术家，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在绘画创作中会引起什么“化学反应”？当我同伊楚聊起这个话题时，她笑了。

“很多人在同我聊天时，总会提到这个问题。还有类似画家父亲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啊，等等。”伊楚说。

在她看来，这些问题其实问得很表面。



《素之三》 纸本设色 王伊楚 作 2014 年
试读结束：而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素之四》 纸本设色 王伊楚 作 2014 年